

<<上有老下有小>>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上有老下有小>>

13位ISBN编号：9787802144002

10位ISBN编号：7802144000

出版时间：2008-6

出版时间：团结出版社

作者：刘心武

页数：277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上有老下有小>>

内容概要

四十岁以上的人，经过生命力最后大挣扎的战争，而得到平衡以后，他的心境就如“一泓秋水”，明静澄澈，一波不兴……天光云影也好，绿杨飞鸟也好，水榭明山也好，它都给泛上一番清雅的色调，呈现在他的清流里。

《上有老下有小》收录了刘心武、贾平凹、朱自清、叶圣陶、刘墉、罗素等人的散文作品，是他们人到中年的一些人生感悟。

<<上有老下有小>>

章节摘录

不惑之礼 廿六[1937]年阴历元旦，我破晓醒来，想道：从今天起，我应该说是四十岁了。摸摸自己的身体看，觉得同昨天没有什么两样：检点自己的心情看，觉得同昨天也没有什么差异。只是“四十”这两个字在我心里作怪，使我不能再睡了。十年前，我的年岁开始冠用“三十”两字时，我觉得好像头上张了一把薄绸的阳伞，全身蒙了一个淡灰色的影子。

现在，我的年岁上开始冠用“四十”两字时，我觉得好比这顶薄绸的阳伞换了一柄油布的雨伞，全身蒙了一个深灰色的影子了。

然而这柄雨伞比阳伞质地坚固得多，周围广大得多，不但能够抵御外界的暴风雨，即使落下一阵卵子大的冰雹来，也不能中伤我。

设或豺狼当道，狐鬼逼人起来，我还可以收下这柄雨伞来，充作禅杖，给它们打个落花流水呢。

阴历元旦的清晨，四周肃静，死气沉沉，只有附近一个学校里的一群小学生。

依旧上学，照常早操，而且喇叭吹得比平日更响，步伐声和喇叭一齐清楚地传到我的耳中。

于是我起床了。

盥洗毕，展开一张宣纸，抽出一支狼毫，一气呵成地写了这样的几句陶涛： 先师遗训，余岂云坠！

四十无闻，斯不足畏。

脂我名车，策我名骥。

千里虽遥，孰敢不至！

下面题上“廿六年古历元旦卯时缘缘堂主人书”，盖上一个“学不厌斋”的印章，装进一个玻璃框中，挂在母亲的遗像的左旁。

古人二十岁行弱冠礼。

我这一套仿佛是四十岁行的不惑之礼。

不惑之礼毕，我坐在楼窗前吸纸烟。

思想跟了晨风中的烟缕而飘曳了一会儿，不胜恐惧起来。

因为我回想过去的四十年，发生了这样的一种感觉：我觉得，人生好比喝酒，一岁喝一杯，两岁喝两杯，三岁喝三杯……越喝越醉，越。

嚼越痴，越迷，终而至于越糊涂，麻木若死尸。

只要看孩子们就可知道：十多岁的大孩子，对于人生社会的种种怪现状，已经见怪不怪，行将安之若素了。

只有七八岁的小孩子，有时把眼睛睁得桂圆大，惊疑地质问：“牛为什么肯被人杀来吃？”

“叫花子为什么肯讨饭？”

“兵为什么肯打仗？”

“……大孩子们都笑他发痴，我只见大孩子们自己发痴。

他们已经喝了十多杯酒，渐渐地有些醉，已在那里痴迷起来，糊涂起来，麻木起来了，可胜哀哉！

我已经喝了四十杯酒，照理应该麻醉了。

幸好酒量较好，还能知道自己醉。

然而“人生”这种酒是越喝越浓，越浓越凶的。

只管喝下去，我将来一定也有烂醉而不自知其醉的一日，为之奈何！

于是我历数诸师友，私自评较：像某某，数十年如一日，足见其有千盅不醉之量，不胜钦佩；像某某，对醉人时自己也烂醉，遇醒者时自己也立刻清醒，这是圣之时者，我也不胜钦佩；像某某，愈喝愈醉，几同脱胎换骨。

全失本来面目，我仿佛死了一个朋友，不胜惋惜；像某某，醉迷已极，假作不醉，这是予所否者，不屑评较了。

我又回溯古贤先哲，推想古代的人生社会，知道他们所喝的也是这一种酒，并没有比我们的和善。

始知人的醉与不醉，不在乎酒的凶与不凶，而在乎量的大与不大。

<<上有老下有小>>

我怕醉，而“人生”这种酒强迫我喝。

在这“恶醉强酒”的生活之下，我除了增大自己的酒量以外，更没有别的方法可以避免喝酒。怎样增大我的酒量？

只有请教“先师遗训”了。

于是我拣出靖节诗集来，通读一遍，折转了三处书角。

再拿出宣纸和狼毫来，抄录了这样的三首诗： 日暮天无云，春风扇微和。

佳人美清夜，达曙酣且歌。

歌竟长叹息，持此感人多。

皎皎云间月，灼灼叶中花。

岂无一时好，不久当如何？

迢迢百尺楼，分明望四荒。

暮作归云宅。

朝为飞鸟堂。

山河满目中，平原独茫茫。

古时功名士，慷慨争此场。

一旦百岁后，相与还北邙。

松柏为人伐，高坟互低昂。

颓基无遗主，游魂在何方。

荣华诚足贵，亦复可怜伤！

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

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

开春理常业，岁功聊可观。

晨出肆微勤，日入负耒还。

山中饶霜露，风气亦先寒，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

四体诚乃疲，庶无异患干，盥濯息檐下，斗酒散襟颜。

遥遥沮溺心，千载乃相关。

但愿常如此，躬耕非所叹。

写好后，从头至尾阅读一遍，用朱笔在警句上加了些圈；好好地保存了。

因为这好比一张醒酒的药方。

以后“人生”的酒推上来时，只要按方服药，就会清醒。

我的酒量就仿佛增大了。

这样，廿六年阴历元旦完成了我的不惑之礼。

自剖 我是个好动的人：每回我身体行动的时候，我的思想也仿佛就跟着跳荡。

我做的诗，不论它们是怎样的“无聊”，有不少是在行旅期中想起的。

我爱动，爱看动的事物，爱活泼的人，爱水，爱空中的飞鸟，爱车窗外掣过的田野山水。

星光的闪动，草叶上露珠的颤动，花须在微风中的摇动，雷雨时云空的变动，大海中波涛的汹涌，都是在触动我感兴的情景。

是动，不论是什么性质，就是我的兴趣，我的灵感。

是动，就会催快我的呼吸，加添我的生命。

近来却大大的变样了。

第一我自身的肢体，已不如原先灵活：我的心也同样的感受了不知是年岁还是什么的拘繫。

动的现象再不能给我欢喜，给我启示。

先前我看着在阳光中闪烁的余波，就仿佛看见了神仙宫阙——什么荒诞美丽的幻觉，都在我的脑中一闪一闪的掠过：现在不同了，阳光只是阳光，流波只是流波。

任凭景色怎样的灿烂，再也照不化我的呆木的心灵。

我的思想，如其偶尔有，也只似岩石上的藤萝，贴着枯干的粗糙的石面，极困难的蜒着；颜色是苍黑的，姿态是倔犟的。

<<上有老下有小>>

我自己也不懂得何以这变迁来得这样的突兀，这样的深彻。

原先我在人前自觉竟是一注的流泉，在在有飞沫，在在有闪光；现在这泉眼，如其还在，仿佛是叫一块石板不留余隙地给镇住了。

我再没有先前那样蓬勃的情趣，每回我想说话的时候。

就觉着那石块的重压，怎么也掀不动，怎么也推不开，结果只能自安沉默！

“你再不用想什么了，你再没有什么可想的了”：“你再不用开口了，你再没有什么话可说的了”，我常觉得我沉闷的心府里有这样半嘲讽半吊唁的谆嘱。

说来我思想上或经验上也并不曾经受什么过分剧烈的戟刺。

我处境是向来顺的，现在，如其有不同，只是更顺了的。

那么为什么这变迁？

远的不说，就比如我年前到欧洲去时的心境：啊！

我那时还不是一只初长毛角的野鹿？

什么颜色不激动我的视觉，什么香味不兴奋我的嗅觉？

我记得我在意大利写游记的时候，情绪是何等的活泼，兴趣是何等的醇厚，一路来眼见耳听心感的种种，哪一样不活栩栩地丛集在我的笔端，争求充分的表现！

如今呢？

我这次到南方去，来回也有一个多月的光景，这期内眼见耳听心感的事物也该有不少。

我未动身前，又何尝不自喜此去又可以有机会饱餐西湖的风色，邓尉的梅香——单提一两件最合我脾胃的事。

有好多朋友也曾期望我在这闲暇的假期中采集一点江南风趣，归来时，至少也该带回一两篇爽口的诗文，给在北京泥土的空气中活命的朋友们一些清醒的消遣。

但在事实上不但在南中时我白瞪着大眼，看天亮换天昏，又闭上了眼，拼天昏换天亮，一枝秃笔跟着我涉海去，又跟着我涉海回来，正如岩洞里的一根石笋，压根儿就没一点摇动的消息；就在我回京后这十来天，任凭朋友们怎样的催促，自己良心怎样的责备，我的笔尖上还是滴不出一滴墨汁来。

我也曾勉强想想，勉强想写，但到底还是白费！

可怕是这心灵骤然的呆钝。

完全死了不成？

我自己在疑惑。

说来是时局也许有关系。

我到京几天就逢着空前的血案。

五卅事件发生时我正在意大利山中，采茉莉花编花篮儿玩，翡冷翠山中只见明星与流萤的交换，花香与山色的温存，俗氛是吹不到的。

直到七月间到了伦敦，我才理会国内风光的惨淡，等得我赶回来时，设想中的激昂，又早变成了明日黄花，看得见的痕迹只有满城黄墙上墨彩斑斓的“泣告”。

这回却不同。

屠杀的事实不仅是在我住的城子里发现，我有时竟觉得是我自己的灵府里的一个惨相。

杀死的不仅是青年们的生命，我自己的思想也仿佛遭着了致命的打击，比是国务院前的断腿残肢，再也不能回复生动与连贯。

但这深刻的难受在我是无名的，是不能完全解释的。

这回事变的奇惨性引起愤慨与悲切是一件事，但同时我们也知道在这根本起变态作用的社会里，什么怪诞的情形都是可能的。

屠杀无辜，还不是年来最平常的现象。

自从内战纠结以来，在受战祸的区域内，哪一处村落不曾分到过遭奸污的女性，屠残的骨肉，供牺牲的生命财产？

这无非是给冤氛团结的地面上多添一团更集中更鲜艳的怨毒，再说哪一个民族的解放史能不浓浓的染着Manyrs的腔血？

俄国革命的开幕就是二十年前冬宫的血景。

<<上有老下有小>>

只要有识力认定，有胆量实行，我们理想中的革命，这回羔羊的血就不会是白涂的。所以我个人的沉闷决不完全是这回惨案引起的感情作用。

爱和平是我的生性。

在怨毒、猜忌、残杀的气氛中，我的神经每每感受一种不可名状的压迫。

记得前年奉直战争时我过的那日子简直是一团黑漆，每晚更深时，独自抱着脑壳伏在书桌上受罪，仿佛整个时代的沉闷盖在我的头顶——直到写下了“毒药”那几首不成形的诅咒诗以后，我心头的紧张才渐渐的缓和下去。

这回又有同样的情形；只觉着烦，只觉着闷，感想来时只是破碎，笔头只是笨滞。

结果身体也不舒畅，像是蜡油涂抹住了全身毛窍似的难过，一天过去了又是一天，我这里又在重演更深独坐箍紧脑壳的姿势，窗外皎洁的月光，分明是在嘲讽我内心的枯窘！

不，我还得往更深处挖。

我不能叫这时局来替我思想骤然的呆钝负责，我得往我自己生活的底里找去。

平常有几种原因可以影响我们的心灵活动。

实际生活的牵制可以劫去我们心灵所需要的闲暇，积成一种压迫。

在某种热烈的想望不曾得满足时，我们感觉精神上的烦闷与焦躁，失望更是颠覆内心平衡的一个大原因；较剧烈的种类可以麻痹我们的灵智，淹没我们的理性。

但这些都合不上我的病源；因为我在实际生活里已经得到十分的幸运，我的潜在意识里，我敢说不该有什么压着的欲望在作怪。

但是在实际上反过来看，另有一种情形可以阻塞或是减少你心灵的活动。

我们知道舒服、健康、幸福，是人生的目标。

我们因此推想我们痛苦的起点是在望见那些目标而得不到的时候。

我们常听人说“假如我像某人那样生活无忧我一定可以好好的做事，不比现在整天的精神全花在琐碎的烦恼上。

”我们又听说“我不能做事就为身体太坏，若是精神来得，那就……”我们又常常设想幸福的境界，我们想：“只要有一个意中人在跟前那我一定奋发，什么事做不到？”

”但是不，在事实上，舒服、健康、幸福，不但不一定是帮助或奖励心灵生活的条件，它们有时正得相反的效果。

我们看不起有钱人，在社会上得意人，肌肉过分发展的运动家，也正在此；至于少年人幻想中的美满幸福，我敢说等得当真有了红袖添香，你的书也就读不出所以然来，且不说什么在学问上或艺术上更认真地工作。

那末生活的满足是我的病源吗？

“在先前的日子”，一个真知我的朋友，就说：“正为是你生活不得平衡，正为你有欲望不得满足，你的压在内里的libido就形成一种升华的现象，结果你就借文学来发泄你生理上的郁结（你不常说你从事文学是一件不预期的事吗？）

）这情形又容易在你的意识里形成一种虚幻的希望。

因为你的写作得到一部分赞许，你就自以为确有相当创作的天赋以及独立思想的能力。

但你只是自冤自，实在你并没有什么超人一等的天赋，你的设想多半是虚荣，你的以前的成绩只是升华的结果。

所以现在等得你生活换了样，感情上有了安顿，你就发现你向来写作的来源顿呈萎缩甚至枯竭的现象：而你又不愿意承认这情形的实在，妄想到你身子以外去找你思想枯窘的原因，所以你就不得感到深刻的烦闷。

你只是对你自己生气，不甘心承认你自己的本相。

不，你原来并没有三头六臂的！

“你对文艺并没有真兴趣，对学问并没有真热心。

你本来没有什么更高的志愿，除了相当合理的生活，你只配安分做一个平常人，享你命里铸定的‘幸福’；在事业界，在文艺创作界，在学问界内，全没有你的位置，你真的没有那能耐。

不信你只要自问在你心里的心里有没有那无形的‘推力’，整天整夜的恼着你，逼着你，督着你，放

<<上有老下有小>>

开实际生活的全部，单望着不可捉摸的创作境界里去冒险？

是的，顶明显的关键就是那无形的推力或是冲动（The Impulse），没有它人类就没有科学，没有文学，没有艺术，没有一切超越功利实用性质的创作。

你知道在国外（国内当然也有，许没那样多）有多少人被这无形的推力驱使着，在实际生活上变成一种离魂病性质的变态动物，不但人间所有的虚荣永远沾不上他们的思想，就连维持生命的睡眠饮食，在他们都失了重要，他们全部的心力只是在他们那无形的推力所指示的特殊方向上集中应用。

怪不得有人说天才是疯癫；我们在巴黎、伦敦不就到处碰得着这类怪人？

如其他是一个美术家，恼着他的就只怎样可以完全表现他那理想中的形体：一个线条的准确，某种色彩的调谐，在他会得比他生身父母的生死与国家的存亡更重要，更迫切，更要求注意。

我们知道专门学者有终身掘坟墓的，研究蚊虫生理的，观察亿万万里外一个星的动定的。

并且他们决不问社会对于他们的劳力有否任何的认识，那就是虚荣的进路；他们是被一点无形的推力的魔鬼蛊定了的。

“这是关于文艺创作的话。

你自问有没有这种情形。

你也许经验过什么‘灵感’，那也许有，但你却不要把刹那误认作永久的，虚幻认作真实。

至于说思想与真实学问的话，那也得背后有一种推力，方向许不同，性质还是不变。

做学问你得有原动的好奇心，得有天然热情的态度去做求知识的工夫。

真思想家的准备，除了特强的理智，还得有一种原动的信仰；信仰或寻求信仰，是一切思想的出发点：极端的怀疑派思想也只是期望重新位置信仰的一种努力。

从古来没有一个思想家不是宗教性的。

在他们，各按各的倾向，一切人生的和理智的问题是实在有的；神的有无，善与恶，本体问题。

认识问题，意志自由问题，在他们看来都是含逼迫性的现象，要求合理的解答——比山岭的崇高，水的流动，爱的甜蜜更真，更实在，更耸动。

他们的一点心灵，就永远在他们设想的一种或多种问题的周围飞舞、旋绕，正如灯蛾之于火焰：牺牲自身来贯彻火焰中心的秘密，是他们共有的决心。

“这种惨烈的情形，你怕也没有吧？”

我不说你的心幕上就没有思想的影子；但它们怕只是虚影，像水面上的云影，云过影子就跟着消散，不是石上的留痕越日久越深刻。

“这样说下来，你倒可以安心了！”

因为个人最大的悲剧是设想一个虚无的境界来哄骗你自己；骗不到底的时候你就得忍受‘幻灭’的莫大的苦痛。

与其那样，还不如及早认清自己的深浅，不要把不必要的负担，放上支撑不住的肩背，压坏你自己，还难免旁人的笑话！

朋友，不要迷了，定下心来享你现成的福分吧；思想不是你的分，文艺创作不是你的分，独立的事业更不是你的分！

天生扛了重担来的那也没法想（哪一个天才不是活受罪！

）你是原来轻松的，这是多可羡慕，多可贺喜的一个发现！

算了吧，朋友”！

……

<<上有老下有小>>

媒体关注与评论

人到中年像是攀跻到了最高峰。

回头看看，一串串的小伙子正在“头也不回呀汗也不揩”地往上爬。

再仔细看看，路上有好多块绊脚石，曾把自己磕碰得鼻青脸肿……回想从前，自己做过扑灯蛾，惹火焚身……而向前看，前面是下坡路，好走得更多。

——梁实秋 四十岁以上的人，经过生命力最后大挣扎的战争，而得到平衡以后，他的心境就如“一泓秋水”，明静澄澈，一波不兴……天光云影也好，绿杨飞鸟也好，水榭明山也好，它都给泛上一番清雅的色调，呈现在他的清流里。

——袁昌英 我一直认为，某个时期，某个社会，即使所有的青年人和老年人都中魔一般荒唐了，只要中年人不荒唐，事情就坏不到哪里去。

最怕的就是中年人的荒唐，而中年人最大的荒唐，就是忘记了自己是中年。

——余秋雨 四十几岁的心扉是保险金库的钢门，重愈千斤且密不透风，既耐得住火烧，也不怕水浸，只有那知道暗码，备有钥匙的人，或了不得的神偷，才能打得开。

——刘墉

<<上有老下有小>>

编辑推荐

人生之境，若以文章喻之，青年如诗歌，中年如小说，老年如散文；若以饮料喻之，青年如汽水，中年如牛奶，老年如清茶。

中年是最最情节生动和营养丰富的一段人生。

中年智慧、中年感悟、中年成就与中年艰辛莫不可概之以“上有老下有小”。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